

精選文章軌範評林卷之六

有字集

伊豫松山 近藤元粹純叔 批選

小心文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退之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

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承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

鴈鴛行以進平立脫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

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

備大典云此篇尤

置字多巧讀者須

仔細

顧云主簿尉云云

是却似太史公口

吻

沈云叙事何減史

漢

顧云叙事是昌黎

獨擅處史漢亦無

此也

又云此文在記文

中前無古人後無

卷之六

來者不如何以為昌黎 浦云既然 凡侮人無力勢者必曰丞警 毀譽誣 也種 續言其勤學之泓 涵日大文之演迨 日肆皆蓄其所有 也噤 字妙猶當寒而目 自閉也并斬伐也牙 角氣概也岸 胸中城府也故跡 與上文例字相應賴 云書前任人名氏 大是有情

官雖尊力 勢反出主簿尉下諺 數慢必曰丞至 以相已 上純 論天下縣 丞不 能有為此 警聲 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 陵崔斯立種 學績文以蓄 蓄其有泓 涵演迨日大以肆貞 元初挾 其能戰藝於京 師再進再屈於人元 和初以 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 官再轉而為丞茲 邑始至謂 曰官無卑顧 材不足寒 責既噤不得施用又 謂曰丞哉丞哉余 不負丞而丞 負余則盡拚去牙 角一蹶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 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 立易楠與瓦墁 治壁悉書 前任人名氏 庭有老槐四 行南牆鉅竹千挺 儼立

浦云此段情景乃不可不施用之出 豁也瀟 洒兀傲儲 云詭語却有味矣 大典云別無結語瀟 洒可味林 云問侯也松 取其操牙角崖岸之意猶 存哦所以讀種 學績文之功未廢 以無事為公事則 已與丞亦兩不相負矣 此意俱在言 外

若相持水 洸洸循 除鳴斯 立痛掃澗 對樹二 松日哦其 間有問者輒 對曰余方有公事子 姑去考功郎中知 制詰韓愈記唐 荆川評此 但說斯立不得盡 職更不儲 同人評自 我作祖寫 得入神章沈 確士評未 寫出從容無又 評斯 立貞元四年進士六 年中博學宏汪 武曹評說 斯立之不得盡 職浦 二田評他 文必尊本題此 偏特地恭 低他文必勸官 守此但替 人排悶只 為把屈 一斯立故

清溪文苑九卷評林

卷之六

二

耳。從簡守簡兮脫來。若沉作丞壁題名記。不如此落筆。試檢河東集武功丞廳記觀之。

林西仲評

縣丞一席。論國家設官之意。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及其後有避嫌之例。又於一邑無所不當問者也。文書方行。吏抱成案。請署景况。不但如薄尉。反不如吏。猶有所知矣。至諺以丞為慢語。相警相警。不但不成其為有用之官。且不成其為有用之人矣。夫夫當為雄飛。不當為雌伏。到此地位。把畢生之學問氣節。俱應一刀兩斷。付之東流。大海。即平日無所長短之人。且不能堪。况崔君乎。昌黎不便說丞當問邑事。又不便說崔君不當為丞。只痛發丞之職。例不得施用。轉入崔君平日有學問。有氣節。到此不得循例而行。即以其兩番喟歎之言。叙入。則丞原非空設。而崔君不當為丞之

意無不俱見。末叙崔君哦松對人之言。以明其起於用舍之外。代占却許多地步。細着結語。竟佳。此後又加一語。不得。真古今有數奇文。

類云通篇以叙事為議論樸雅濃厚其氣味色態迥逼西漢歐蘇曾王夢想所不見也

浦云大府二字領

汪云首段言嶺南大府之尊于四府必大府帥得其人而後四府盡治類云昌黎是等處當時所親而叙之以議禮句法高於太史公一等矣

送鄭尚書序

韓退之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

類云雖學西京畢竟是這老本色非如明人句句摹擬也

浦云如叙海國乃是府境外象險形殊甚類云鄭權當以此文當坐右箴有用之文不可以文章家言視之

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海多洲島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楯呼號以

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夏之州林邑

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賴云始諷其不可
失休面次諷其不
可苛細終諷其勿
敗於貨蓋皆鄭頂
門一鍼
林云重于他鑲句
叔上四府帥一大
段非文武威句叔
上長養雜獨一大
段知大体可畏信
句然叔上簡節疎
目及海舶之貨日
至二大段往往有
事句又總叔上易
怨以變好人怒獸
及寇盜賊殺二大
段看他上面拉拉
雜誰說了無數話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船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一遣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蘊毒之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于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起下鄭公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點出鄭公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
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余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以居。可謂貴

只用三句捲收絕
不費力非大手筆
不能

清云結語規頌兼
到聲如玉鐸鳴也

賴云到底不着一
句議論而大議論
在其中宋人所不
能辨

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鄉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

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采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蔡聞之評。首叙其權之大。足以有為。次叙關係之重。

勉以處置之宜。在言外。末規其廉。祝其成

政而來。筆極雅。

沈確士評。古奧錯綜。法度亦極嚴整。

又評。鄭權因鄭注。通王守澄。以得節鎮。非清節
者。文中以廉風之稱。其仁而不富。即岑參
送人南海作尉。謂此卿多寶玉。
慎勿厭清貧也。立言之妙如此。

儲同人評

雄文大手筆。此氣局自公而明。其實亦本太史公神髓。但洗盡面孔耳。

林西仲評

初叙嶺南節度使之尊貴。繼叙所賦二十州地方之儉遠。民人難治。又叙海外諸國往來之利害。總歸重于選帥得人。而為帥者。當以廉介為主。治才次之。蓋沿海州。即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而海外寶物往來。尤視以為進退。所謂此方多寶玉。慎勿厭清貧也。凡為沿海大帥。皆當書此一篇以作座右韋絃。不獨羨其叙事奇奧。就

之高也。

年筆力

之高也。

汪武曹評

題前寫項詞。末只就韻必以乘字。將成政二字。收拾前文。手法高絕。

浦二田評

送大帥。紀法嚴肅。古人贈言。告誡之辭多。頌揚之辭寡。但若規規訓正。便少活句。且失休矣。讀此文。悟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妙。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吳云從竹說起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

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

堞圯毀。榛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

山光平挹。江瀨幽聞。遠望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

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

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鏗鏘然。

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

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

林云寓樓中所宜。但在聲音上取。蓋有聲之物。遇竹相應。其聲倍佳。上二宜就天時。上言下四宜就人事。上言又云。寫登樓佳趣。全在樓外。所見若說江山之勝。則上文已有。遠吞山光。

平挹江瀨二句得
難再叙虧他用江
山之外四字提過
生出無數妙景來
結構之工乃爾
吳云又借四樓反
照竹樓以我幽冷
散彼繁華襟懷何
等洒落
又云細叙數年履
歷如間雲野鶴去
留無定讀之可謂
灑然

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
朝々後仙矣東往
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
即竹樓韻致絕不易得
幹蠶譙華則華矣止於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
吾所不取吾聞竹工言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
應前竹工一段起下明年何處之意
得二十稔意吾以至道乙未歲自韓林出滁上丙申
宋太宗年号
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
中書省
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
居二字
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
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解作悲愴與上文
論居勝槩語意相
呼
余云以期樓不朽
作陪乃得妙絕

林西仲評以竹瓦起以竹瓦結中間撰出六意俱在
竹瓦聲音相應上描寫皆非尋常意想所
及至叙登樓對景清致飄飄出
塵可以上追柳州得意諸作

吳楚材評冷淡蕭疎無意于安排措置而自得之于
景家之外可以上追柳州得意諸記起結
搖曳生情
更覺蘊藉

陋室銘

劉夢得

林云惟吾句是通篇結穴

以山水引起陋室。山不在高，有德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林云取古今最著名之室以為比見廬以諸葛重亭以子雲重原不較其室之陋不陋也應上惟吾德馨句又云孔子云二句緊接上二句

通篇總意是惟吾德馨四字衍出。言有德之室，雖以重，亦不陋也。起四句以山水喻人，次言室中之景，室中之客，室中之事，種種不俗，無他，皆苦即教之。南陽草廬，西蜀伎事，匪有諺焉。蓋以有德者處此，自有不同者在也。末引夫子何陋之言，應藏。

吳楚材評

君子居之，四字在內。若全引便著迹。讀者皆不可不知。陋室之可銘，在德之馨，不在室之陋也。惟其有德者居之，則陋室之中，觸目皆成佳趣。末以何陋結之，饒有逸韻。

余自明評

起首四句，興起室以德重意。惟吾德馨一語，道盡陋室增光處。最為簡要。以下皆言吾德之能使陋室馨也。是故苔痕草色，無非吾德生意。談笑往來，無非吾德應酬。調琴無絲竹亂耳，閱經無案牘勞形。愈不問而知，為吾德舉動矣。吾德之能使陋室馨者，如是。雖以是室比諸葛草廬，子雲玄亭，無多讓焉。末引何陋作結，而誦法孔子其德又何可量耶。室雖陋，亦不陋矣。至其語調之清麗，結構之渾成，則文雖不滿百字，自具大觀。

三戒

柳子厚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藥

臨江之人。改得麋、麀、畜之入門。群犬無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懼之。自是日抱就大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麀稍大。忘已之藥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忘者自忘。不忘者自不忘。人之危機如此。

時啖其舌。三年。麀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麀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車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虓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愁愁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速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

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闕。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危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施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闐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然不厭數歲。

茅儲蔡二本恣鼠下有不問二字

亦有替然而禍已及有常然而禍不及者都在內

某氏徒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晝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盧文子評

罕警警世風人之遺

蔡九霞評

勢不可以常倚。技不可以輕露。時不可以久安。時借三物為喻。確可警俗。自非知道之士。其不為藥

驢鼠者。幾希。

姚北柁評

說三事。情態神理都具。直如化工之肖物矣。柁小文皆謹嚴。此尤其精辨者。

論養士

蘇子瞻

類云是為神宗朝
議裁減進士借職
國養客一事立論
昔人未嘗窺破此
意
又云敘事中帶有
議論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鄉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
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維鳴狗
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
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
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蒸人六萬。
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
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
所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

類云至此純入議
論

又云起得宏濶深
遠而亦無荆楚礙
目使讀者快心看
破公文要着眼此
等處
又云吾考之云云
入題夫智勇辨力
方盡本意

又云篇中四出先
王相呼應

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
民。嘉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
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蟲
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
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
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
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
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
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

又云隋唐至今出於科舉是作論本意不可輕看過

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歷代皆區處條理各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滅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

類云皆安歸哉為掀翻勢然後以乎字也字斷之全篇者精神處又云秦之亂再反覆議論其意始圓備又云應有猛鷲為一篇結穴處縱字世字皆不冒虛字要者其音調又云楚漢以下餘波

能守吾法而已故廢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意極危悚却以客之禁行之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讀去悚然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類云放開一筆曲
終秦雅應篇首先
王不能免取深遠
勢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
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
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儲同人評 此亦公志林文字。職
見高而行文亦卓絕。

又 評 通達治體。然非俗儒所知。曩令張角得推
擇為下吏。則無漢末之禍。黃巢一第。唐李之

亂亦
息矣。

沈確士評 智勇辨力四者。處之得其所。則為天下用。
失其所。則為天下患。富貴與共之。俾得
自奮於功名之途。亂萌無自啓也。末路撤
開養士。結出先王治天下之大道。眼孔尤

高。

又 評 唐末之黃巢。以不第而亂。明末之牛金星。
以不第草草舉而歸闕。皆處之不得其所

也。柄國者尚
加之意焉。

吳云劈頭引一語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永叔

拈窮字起
林云窮字是一篇
眼目故借世俗語
翻入發議

林云惟窮故工惟
工故傳所以傳詩
多於出古窮人之
辭
類云物聚於所好
一語與窮者而後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深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因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

工類皆不刊之言
後人皆拾此殘膏
賸餘耳

林云拙文章未伴
講見得累舉抑於
有司由於世人不
知非文章之拙也
此下筆鍊密處
又云就人之求聖
俞轉入聖俞樂於
為詩而意合發端
重本題其意是撤
開上文客意妙訣

又云就世人知聖
俞處嘆其無益於

為人之佐鬱其所當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詩傳世行遠之矣其子志州墓已見此意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

清選文章凡范平水

卷之六

十四

聖俞之窮致其以窮人之辭自老不但為聖俞惜不用亦為國家惜不及用矣無限感慨

聖俞之窮致其以窮人之辭自老不但為聖俞惜不用亦為國家惜不及用矣無限感慨
吳云此段正為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叙事如發論開合照應盡態極妍示復感慨無限
沈云玠今年五十句知序為生時作也結處其後十五年聖俞卒於京師云云知他時補書於序後也細玩自明
林云選中各篇工

處俱已論定故在序不復言其所以工也

復云。
沈確士評 窮而後工。與作為雅頌以歌咏功德云云。後人襲之。已成熟徑矣。及讀歐公文。彌見其新。以杜後容與。一片神行。變者徒得其貌也。

儲同人評 只窮工二字。往後議論悲慨。古今絕調。

吳楚材評 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通篇寫來。低昂頓折。一往情深。若使其幸得用於朝之一段。尤突兀爭奇。

林西仲評 以窮而後工四字作骨。中間先寫其窮。次寫其詩之工。俱在世人不知上見之。又趣筆從知上轉入。不過為用。痛惜其以窮而老。婉曲淋漓。感歎欲絕。末以論次直叙作結。非聖俞不足當此。奈今世三家村中俗子。輒學為詩。聲律尚未全究。便求名人

作序而人亦以竊而後工。作為雅頌等語。應之。致使千古奇文視為通套。見者欲嘔。噫。前人之新開。後人之油腔。豈獨是篇為然哉。

江鄰幾文集序

歐陽永叔

頤云江蓋不及梅
權者故泛言一時
夫遊以及梅蘇然
後照出江而江倚
此以重矣

頤云感慨淋漓千
古有生氣不著一
句議論而千萬言
議論所不及焉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
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鄉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
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哭。意氣偉然。可謂一時
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
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為
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
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
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及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

備云上畧頗佳又於中抽出數層拍着題目

類云一路層層說下一層切於一層終至本題人如剝筍皮

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
行。文。淺。深。注。鄰。幾。亦。坐。子。美。事。落。職。
離。以。死。與。夫。仕。官。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
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為。
可。惜。况。其。可。以。乘。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
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
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
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
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
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官。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
性。官。連。蹇。

用。之。未。及。而。卒。其。聲。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議。論。
文。章。可。傳。於。後。
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
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
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備。同。人。評。一。意。累。折。而。下。汗。餘。慘。澹。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此。是。塵。陵。獨。步。
沈。確。士。評。為。亡。友。志。墓。為。亡。友。序。遺。文。本。人。生。極。傷。感。事。故。言。言。悲。切。
又。評。前。半。只。大。概。說。暗。藏。鄰。幾。在。內。此。又。一。法。

木假山記

蘇明允

沈云憑空而來一氣層折幾不可乙如尋武夷九曲一曲勝一曲

汪云既以拋求及又推開去最曲折有波瀾異于真頭

辟。空。絕。下。筆。端。變。換。
 木之生也。或葉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前。樂。論。木。漸。切。後。山。
 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殺。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本。題。
 得不破折。不腐。則為入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八。本。題。
 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人。本。題。
 射。齧食之餘。或鬚鬢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又。轉。由。一。種。
 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不。幸。無。極。感。慨。
 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
 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

布袋

類云此文重複不厭似老歐人云無他折唯是重複上文而似有無數曲折所謂天下至文也

安積良齋云全用前段文字重疊說來似板然不如是重疊說便不見理數之不偶然筆墨絕奇如恠峯上又有一恠峯惟韓文中有此奇筆入云一轉亦妙見非玩物喪志類云宛然三嶺真

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藥而不數。字。據。上。律。不。幸。言。
 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被水漂而不破折。
 不腐。不被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又。卷。前。文。跌。出。理。
 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於此。
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仍。以。敬。字。感。字。結。之。

像也
林云分言三峯於
神情上看得最細
言已之所以愛假
山者與已有相類
不但如好事者之
愛也
安積云結語詠歎
不盡

唐荆川評

前段言三峯之章。後段言三峯之可敬。

儲同人評

身世間幸不幸。俱作如是觀。

又

評
累其勢轉
九于良然。

沈確士評

前以幸不幸歸本數字。後從數字轉出理字。極變幻中。自成章法。儲同人先生評為

累其勢轉
九于良然。

林西仲評

全篇層折雖多。却是一氣。然一氣中亦可分兩段也。上段以幸不幸歸本數字。下段

以可感可敬。緊接理字。如本假山乃成材。後風拔水漂之餘。見取於好事。不過一玩已耳。老泉自以少學而棄去。壯復發憤。其於成材。甚費周折。有類於木不殤大而至於梁棟也。其後因益甚。有類於風拔水漂不被折不腐也。盡燒爨所為文。讀聖賢文

七八年。備歷刻苦。有類於流沙間激射蓄食也。晚同二子。受知廬陵。有類於為好事者取去。脫泥沙而遠斧斤也。藉令不得廬陵。布衣終老。遇合之數雖難。然聲氣之應求。非偶然之理。已之所學。既可以服二子。而二子亦各成一派。廬陵之愛且敬。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亦類有於三峯獨為已有也。人知下段老泉自况。而不知上段已句句自况。以上歐陽書參看。則知其情題自寫。他人移用不得。

類云范曄自贊其
文清雄奔放似過
秦論范文繹而滯
此四字下不得千
載下唯眉山父子
可承當此四字此
四字唯水可以喻
之豈乎明允有取
於水也
又云子瞻作清風
閣記言語雖妙不
似此篇之周到

仲兄字文甫說

蘇明允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
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
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
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其可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
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
而行。淵然而留。滄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
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
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

類云形容風水相
遺處亦自尋履誰
蘇文有骨無肉

又云對舉風水然
後合叙風水末層
疊風水以申上意
又以玉與組綉形
風水之文而歸到
於人文有次第

又云以上他人亦
可言以下非明允

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遺乎大澤之陂
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
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
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
順流。至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網繆。
放乎空虛。掉乎無根。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
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敵。跳者如鷲。
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
水上。渙。此又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

不能言有此一設
乃可論

又云它日子瞻自
稱其文如萬斛泉
源云云素原於此

類云到底不脫吾
兄

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
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
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
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
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
下之無形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
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
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沈確士評

無意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二語道盡文章
妙理彼道不足而強言者惡足以語此

際

精選文章軌範評林卷之七

用字集

伊豫松山

近藤元粹純叔

批選

小心文

秋聲賦

歐陽永叔

先出聲字自西南
來便含秋字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

造語長短不齊

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

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

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

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

米道之言事類詩林

汪儲二本悲哉作悲夫

吳云借童子語翻出秋聲二字先咨

嗟次怪嘆領起全篇

吳云此段又細寫秋之為義洗刷無餘下乃從秋暢發悲哉意

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喜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也。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

末段是作賦本意

言秋聲之賦。賦乎物正不必恨。林云結出秋夜寂寞之况。言有盡而意無窮。

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賦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歸震川評。形容物狀。模寫變態。未歸於人生憂感。與時俱變。使人讀之。有悲秋之意。
林西仲評。然悲秋一意。初言聲。再言秋。復自秋推出聲來。又自聲推出所以來之故。見得天

地本有自然之運。為生為殺。其勢不得不出於此。非有心於哉。物也。俱念物本無情。其推敗零落。一聽諸時之自至。而人日以無窮之憂思。營營名利。競圖一時之榮。而不知爾爾然疲役。自速其老。是物之飄零者。有目前。有聲之秋。人之戕賊者。在意中無聲之秋也。沈懋悲矣。篇中感慨。慨。帶。出。警。悟。自。是。神。品。

吳楚材評

秋聲無形者也。却寫得形色宛然。變態百出。未歸于人之憂勞。自少至老。猶物之受變。自春而秋。涼乎悲秋之意。溢于言表。結尾蟲聲唧唧。亦是從聲上發揮。絕妙點綴。

余自明評

借景言情。不徒以賦物為工。而感慨悲涼中。寓警悟意。洵堪令人猛省。

又

評 通篇凡十四易韻。

記承天寺夜遊

蘇子瞻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沈千秋評

偶然景。偶然事。事不可多得。

儲同人評

仙筆也。讀之覺玉宇瓊樓。高寒澄澈。

文無百字而曲折盡致如此

蘭亭集序

王逸少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

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

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

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

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

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

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

林云絕妙勝事且就會地上趁筆叙出飲酒殊不費力又云就飲酒上趁筆叙出賦詩殊不費力

吳云叙會事至此已畢下乃發胸中之感

林云欣字快字俱

根上樂字米凡樂

事未有無散場之

時常境者必不肯

悟

吳云申足上文即

通入死生正意何

等靈快

又云至此方入作

序正意

一死生二語俱出

莊子齊物論坊本

或以上句屬佛下

句屬老大謬

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林西仲評

蘭亭之會。各賦有詩。孫綽曾作後序。則右軍此作。乃其前序耳。篇末云。列叙時人。錄其所述二句。言作序之由。此篇當作蘭亭會序。而世俗稱爲記者誤也。篇中從可樂處。說倒可悲。着眼在生死二字。有深意存焉。夫齊景羨無死。趙簡歎人化。癡語千古。如見。右軍何等人物。生死關頭。寧劫不破。乃故爲雅門子鼓琴之說。令十載下共灑。孟嘗君之淡乎。不知晉尚清淡。當時士大夫。無不從風而靡。劉寯老莊嗜餘。漠然無情。外其形體。以仁義爲土梗。名教爲桎梏。遂致風俗頹敗。國步改移。右軍有心人也。雖欲力肆排而狂瀾難挽。不得不於勝會之時。忽然以死生之痛。感慨傷懷。而長歌當哭。以爲感動。其曰。一生死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明明力肆排。則於柱中流。主持世教之意。尤爲大著。古人遊覽之文。亦不苟作如此。其筆意疎曠。淡宕。漸近自

吳楚材評

然如雲氣空濛。往來紙上。後來惟陶靖節文。庶幾近之。錄遠不及也。通篇著眼在死生二字。只爲當時士大夫。務清談鮮實效。一死生而齊彭殤。無經濟大器。故觸景興懷。俯仰若有餘痛。但逸少曠達人。欲雖著涼感慨之中。自有無窮逸趣。

余自明評

因遊宴之樂。寓入生死之可悲。則蘭亭一會固未可等諸尋常小集而排。亦當日。尚清談。傾惑朝廷者之意。亦寓言下。林西仲謂古人遊覽之文。亦不苟作如此。信非誣也。至其文情之高曠。文致之輕鬆。更難備述。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永叔

顧云是文人之霜
夜晨鐘也

汪云就衆人引出
聖賢

唐云三項平列而
側注須看他手法

儲云大加軒輕
唐云撇去言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

唐云并撇去事

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餓臥而已。其群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

顧云以歐公之能
文而其輕視文如

重上

唐云歸到言不足

唐云應不朽而存

儲云縱論古之立

言者以見其不可

唐云歸到言不足

重上

顧云以歐公之能

文而其輕視文如

此此所以為歐公
唐云忽然打轉半
水鳥獸
又云忽然打轉眾
人
又云言之不可恃
主意
又云應不朽
頤云一篇大議論
而讀之如到底不
著議論者是蘇家
所不及

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
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
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
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余學為文章
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
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
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唐云又扭入自己
結意和婉
汪云扯自己在內
更有波瀾不平頓

沈確士評
先以三不朽並提。後說言事為輕。脩身獨
重。後更說言為尤輕。直向文章家下一針
砭。文情感嗜。最足動人。

唐荆川評
六一公身雖此獎
故言之親切如此

儲同人評
本古人三不朽。傷立言之不足恃。無恨希
虛感慨。或疑公貶損立言。正是痴人前說
不得
夢說。

汪武曹評
前半說古人所以不朽者。不待施于言。後
半說後世之施于言者。不能如古人之不
朽。

七

類也筆之用注
毫大故云

蔣注以十二物為
十二神相承已久
未見所從來
輪衛免執毫而平
及其生子從口而
出

博物志韓國有黑
犬名盧鸛從同宋
之良犬出爾雅
林云叙族狀以一
隱一滅二股擊動
下見意

索筆始造于蒙恬

毛穎傳

多產免

見禮記

東方房宿在卯

韓退之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跡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
官禹免十二支中之一也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

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跡八世孫翫
見淮南子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姪
見國策

娥駢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貌
宋之犬也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鸛謀而殺
宋之犬也

之鹽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代楚次中山將大
夏易名

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

或云筆自古有之
唯用兔毛始于蒙
恬將注引古今注
云蒙恬造筆以柘
木為管麻毛為柱
羊皮為被不云兔
也退之別有所考
耶

取免毫合而縛之
入湯洗訖而裝於
竹管內方成筆也
類云終是這翁本
色
林云筆無字不可
高秦時佛法尚未
入中國然細思又
不得不如此偏

取免毫合而縛之
入湯洗訖而裝於
竹管內方成筆也
類云終是這翁本
色
林云筆無字不可
高秦時佛法尚未
入中國然細思又
不得不如此偏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為。筮。之。所。謂。也。謂。精。毛。可。以。為。筮。者。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殺。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為。筮。之。所。謂。也。謂。精。毛。可。以。為。筮。者。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殺。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為。筮。之。所。謂。也。謂。精。毛。可。以。為。筮。者。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殺。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

林云筆無人不可
白
穎云此數句是拙
獨着力處更傳不
可無之

林云筆無時可離

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
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
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發。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
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
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
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
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
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
有。仕。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摸。畫。不

筆心既盡則不中
寫
環筆連管俱棄

穎云何其勝肖也
使公用力搜擬六
經百家絕無一種
不逼真也而不屑
為之所以為公
備云以史為戲巧
奪天工

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
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
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
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
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
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
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
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燕。聞。穎。始。以。伴。見。卒。見。任

林云秦以焚書大有負於筆但以老歸管城斷其見疎不即不難妙

類云公平生未嘗撰擬古文獨此極力撰太史公以其係戲文也明人雖高文典冊又公然撰古可謂沒分曉鈍漢又云東坡羅文傳猶覺懸隔千仞何況他人

使秦之滅諸侯。賴與有功。賞不辭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沈確士評 游戲文字。章法謹嚴。後人擬作。不直一失矣。

林西仲評 以文滑稽。敘事嚴。皆得史遷神髓。抑子厚云。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

不敢暇。想當日亦欲自作一篇。與之較勝。若於力不逮耳。古今惟知與人角力者。方肯服人。亦惟肯服人者。方能勝人。乃近世操觚家。凡遇一番一物。莫不有一傳。蓋觚可厭。不知曾與昌黎角力否。若與之角。而不知服。反自以為勝。吾恐子厚笑人當齒矣。

六一居士傳

歐陽永叔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

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

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

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

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

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

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

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

有真樂何必逃名

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
 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
 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
 不驚。雖響九秦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
 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也。
故作折旋
 事之為吾累者眾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
 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于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
 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
 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側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

元粹云。頗似韓文
 送李愿序

與皮日休三宜休
 同一情狀

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
 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
 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
 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
 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盖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
 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
 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
 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

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

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蔡九霞評

讀此可想見歐公學問之氣曠達之致固與貪位慕祿者不同亦非耽奇嗜古一輩

所得藉口。

儲同人評

傳只是決計歸田意。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介甫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

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

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

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

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

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

兩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

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

類云祭文自韓公

祭柳世有名作如

歐公祭石曼卿真

為古現詭麗赫公

祭歐自呈本意如

荆公祭歐則全換

歐文其詞氣正大

俊偉使人快誦耳

又云似南豐祭老

燕文

林云已上言歐公文章有開當時而

傳後世

林云已上言歐公氣節有聞當時而傳後世

類云似歐公畫錦堂記稱韓魏公處

林云已上言歐公功業有聞當時而傳後世

類云篇首至此一意說下至此以一然字為轉換言所以祭之意

林云已上言歐公

自公仕官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逆遭

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

歷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

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

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

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歎。

秋。而况朝士大夫。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

出處不苟。有聞當時而傳後世

又云根篇首又何悲句轉入悲末故

用然字況字渡不天下之人則無不

悲言公雖無可悲然者况平日受知

者乎類云感衰與廢之理是歐公伶官傳

中句用之祭公下字似欠當前段稱

其文後段稱其功業故讀其文則其

人可知結前起後後段下一又字以

然字總束以而况字歸于自己應篇

依嗚呼。感衰與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

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儲同人評。一氣渾脫。短長高下。皆宜。祭文入聖之筆。

沈確士評。一氣奔馳。不可控抑。

又評。此即介甫語。為在一國則亂。一國在天下則亂。天下者也。而祭文之推服如此。豈由

可與子瞻篇並傳。印之言耶。特其文。

林西仲評。歐公文章。在當時後世。鮮有不知者。然其氣節功業。與出處進退大節。皆無有能於

正。誠一代之完人也。是篇段段叙來。可與本傳相表裏。而一氣渾成。漸近自然。又駕

大蒸而上之矣。

便已遠絕

吳云自吾年十九
以下追憶其離合
之不常卒不可合
而遷死意只是平
平讀之自不覺酸
楚

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

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

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我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

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

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

汝遽去吾而致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

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

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林云又將上文汝
不果來處追叙前
書言已之衰相離
之後恐忽死於外
使十二即以不及
送已為恨及跌下
文疑信二意

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
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

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

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

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

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

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沒長者衰者而存

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

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

林云上段從信轉

劉提未用三箇字此較從疑轉到信米用五箇矣字抑陽有神

吳云言其不應死而死卒席咎于天與神與理哀傷之至也

盛德而大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徃徃而劇。吾曰是病也。江南之人常常有

吳云達生之言可括蒙莊一部

林云雙提彼此之子皆少為下文教

嫌伏脉

吳云忽然于郎前寫自家不保忽然又于郎後寫二子

不係文情絕妙

吳云此告之欲處置其身後以慰死者之心意到筆隨不覺其詞之刺々

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死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故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

伏下汝病吾不知時句

上言病下言及一句按無疾

伏下汝發吾不知

知日句

慰也

三年之後

命建中祭弔之詞止此

河陽先兆

深而故提

也。又云自此已下。一往。勤哭而盡。林云。又痛責自己。不當離去。求祿併致其死。死之罪都認到自家身上。此痛極無可如何之詞也。沈云。人世本幻。故大恸。大歡俱驚。疑為夢。夜間更未燭。相對如夢寐。欲也。文中一敘悲也。又忘念之極。則反無夢。如迫近耳目。則反不能聞見。此中自有微理。魂不與夢。

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歿不憑其棺。寔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塊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頤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真相。接此語。千真萬。

儲同人評

以痛哭為文章。

又評

有泣。有呼。有踊。有絮語。有放聲長號。此文而外。惟柳河東大夫人墓表。同其慘烈。

沈確士評

直舉胸臆。情至文生。是祭文變體。亦是祭文絕調。

又評

祭文。誄辭。六朝以來。無不用韻者。此以散體行之。故曰變體。

吳楚材評

情之至者。自然流為至文。讀此等文。須想其一面哭。一面寫。字字是血。字字是淚。未嘗有意為文。而文無不工。祭文中千古絕調。

林西仲評

祭文中。出以情至之語。以茲為最。蓋以其一身承世代之單傳。可哀。一年少且強。而

早世。可哀。二。子女俱幼。無以為自立計。可哀。三。枕死者。論之。已不堪道。如此。而韓公以不料其死。而遽死。可哀。四。相依日久。以求。速離。不能送終。可哀。五。報者。年月不

等。不知是何病亡。何自致。可哀六。在祭者
處此更難為情矣。故自首至尾。句句俱以
自己。插入伴講。始相依。繼相離。瑣瑣叙出。
後以已表當死。少而強者不當死。作一疑
一信波瀾。然後以不知何病。不知何日。既
歎一番。末歸罪於已。不當求祿遠離。而以
教嫁子女作結。安死者之心。亦把自家子
女。平平叙入。總見自生至死。無不一體閱
情。非測無極。所以
為絕世奇文。

余自明評

自始至終。處處俱以自己伴講。寫叔姪之
關切。無一語不從至性中流出。幾令人不
能辨其是文是哭。是墨是血。而其波瀾之
橫。變化。結語之嚴緊渾成。亦屬千古絕
調。

又

評文章要訣。無過真切二字。真切則確當而
不可移易。自為千古不刊之作。試讀此文。

有一語不真切否。後學悟此。則文竟一道。
思過半矣。至於脈絡次第。細玩上下諸評
語。自可瞭徹。故不復贅。

睡鄉記

蘇子瞻

華高睡境堪美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土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癘。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縲不縶。伏卧而自足。木車不舟。極意而遠遊。冬而歸。夏而曠。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聞而樂之。間居齊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

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為。世以為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肱。脛無毛。剪介為牲。以救夫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為王作禮樂。伐鼓。扣鐘。雞人號於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虚空。乘雲霧。卒莫睹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途。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

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勿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翫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子也。幼而勤行。長而兢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劉士鱗評

牛鬼蛇神。不可方物。

又

評文摹醉卿記。而字々挾飛鳴之勢。正非坡公不能。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

因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

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

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

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

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

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

吳云一似無所嗜。好者却又好書。林云求甚解則涉于穿鑿。會意則不死章句。是古今第一讀書妙訣。林云志字是眼目。頗字妙不十分說盡。有許多含蓄。

林云自命羲皇上人非晉宋間流品

茲若人之儔乎。衍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
為此等。人而言。指情中。飲酒。文章。自。然。句。

林西仲評

昭明作陶公傳。以此傳叙入。則此傳乃陶公實錄也。看來此老胸中。浩浩落落。總無

一點粘著。即好讀書。亦不知有章句。嗜飲酒。亦不知有主客。毋論富貴貧賤。非得孔

顏樂處。豈易語此乎。贊末無懷葛天二句。即夷齊神農虞夏之思。暗寓不仕宋意。然

以當身即是上古人物。無採薇忽沒之歎。更覺高渾也。後人故作甚多。總無一似。

吳楚材評

淵明以彭澤令辭歸。後劉裕移晉祚。耻不復仕。魏五柳先生。此傳乃自述其生平之

行也。蒲酒滌逸。一片神行之文。

桃花源記

陶淵明

陶集注云漁人姓黃名道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其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

林云一團春色

孝武年號。在。以。無。意。得。之。漁。人。亦。不。凡。亦。是。無。意。中。

善。于。點。景。俗。人。至。

別。有。天。地。非。人。間。

敘。山。中。景。物。

敘。山。中。人。物。

初。只。一。人。獨。

初。只。一。人。獨。

吳云純然古風

吳云妙在漁人全無驚性

林云歎惋者悲外人遭此無已也

又云不曰勿為而曰不足為以此中之樂非門外漢所知言之無益不是戒令勿洩也

又云高尚者壽命不能亦不能得路何況俗吏又云速欲往之人

因而來人共見
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言先世避秦時亂

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

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

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

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

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請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

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

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林西仲評唐奇元輿桃源畫記謂武陵之源分重洞三十六之一支似漁人所遇實有其處矣

亦無果不足為外人道矣
又云有末一句方結得住

愚以為元亮生於晉末之間避世治世不欲作三代以下人物為此寓言寄興猶王國不必實有是國也且其中皆見道之言其曰桃花源夾岸非所謂三十六官都是春乎其曰山口髣髴有光非所謂性之初見所謂桃花源光燦燦乎其曰童叟怡然自樂非所謂遊心於物之初至美至樂乎其曰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非所謂道無始無終無古無今乎其曰不足為外人道非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乎始得之無心終迷於有意非所謂赤水玄珠象固得之離朱不得乎定讀者當得之章句之外可矣

吳楚材評

桃源人要自與塵俗相去萬里不必問其為仙為隱靖節當晉衰亂時超然有高舉之思故作記以寓志亦歸去來辭之意也

精選文章軌範評林卷之七終

定價壹圓

明治十三年一月廿九日 版權免許
同十四年五月 出版納本

纂輯人

愛媛縣士族

近藤元粹

伊豫國温泉郡小唐人町
二丁目三十四番地

出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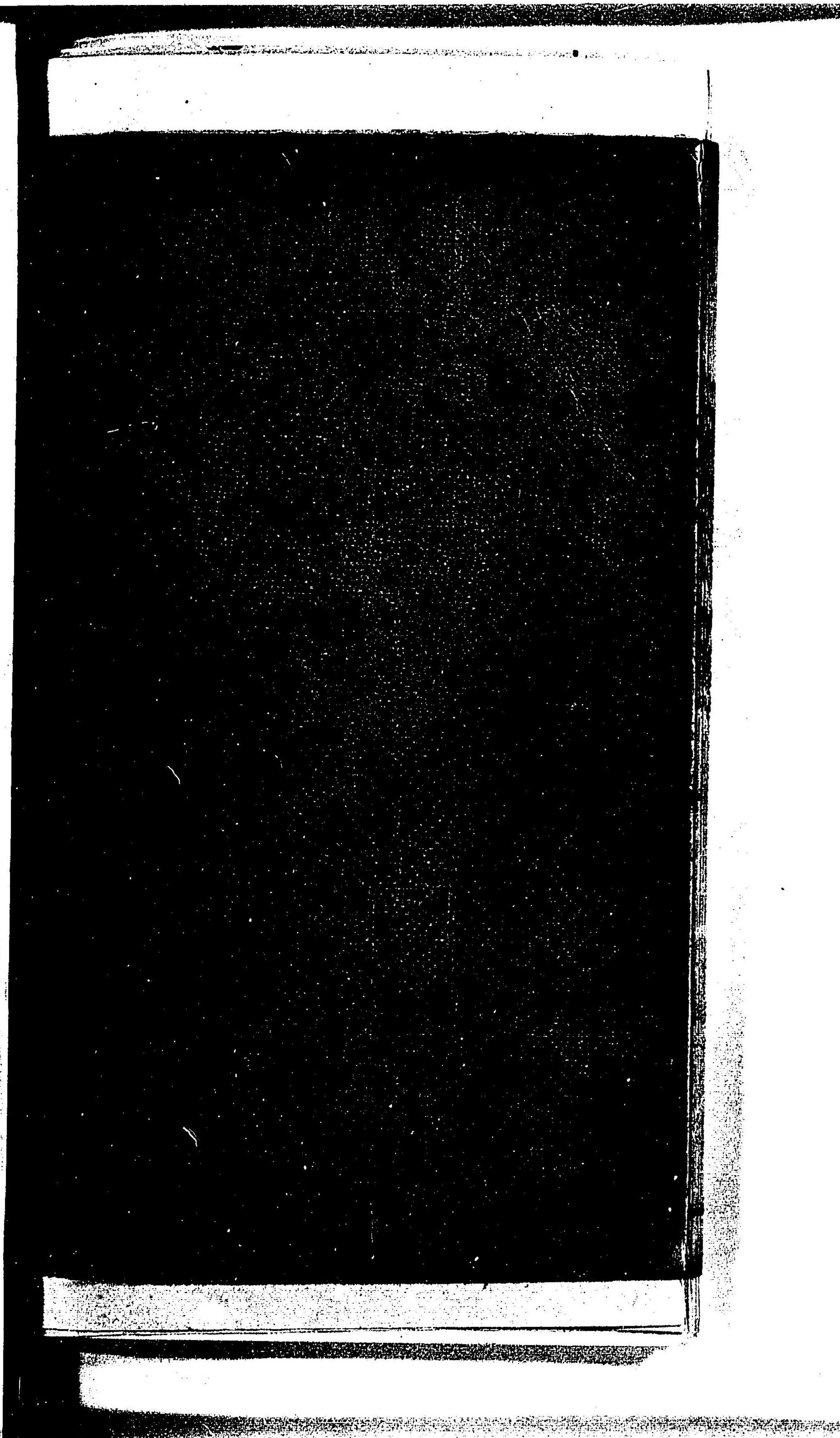
大坂府平民

森本太助

府下東區唐物町四丁目
十番地

3
26

桒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松村九兵衛
中川勘助
前川源七郎
岡島眞七
梅原龜七



26

東 京 圖 書 館

六 冊	二 六 號	一 架	三 函	五 冊
--------	-------------	--------	--------	--------

元 粹 堂

清 室 文 華 軌 範 評 林

六